

C

CULTURE 艺文

不同视角关注城市艺文动态

- > IMPACT 文化视野
- > WHAT'S UP 艺文动态
- > EXPRESS 新货速描

年轻艺术家的“港台证”

“加油站”是Vanguard画廊专为年轻艺术家设置的展览项目，今年已经第六年。来自台湾的许哲瑜和来自香港的林博彦成为这次“加油站”的主角。因为地域的不同，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8年的两位新人，在选择媒介和主题诠释上亦呈现出各自的成长氛围。许哲瑜的录像装置，偏重历史与新闻，实则是对媒体消费的思考；主修建筑的林博彦，摄影作品中人与建筑与环境的关系，也是香港创作空间日益萎缩的侧面。借助港台两地艺术家的阐述，反观的是内地年轻人在全球语境里的异同。

撰文 冰雁 图片 Vanguard 画廊 编辑 Natural



位

于M50的Vanguard画廊有两个展厅。一明一暗分别是林博彦的摄影与许哲瑜的视频。

许哲瑜：自我消费

黑匣子装载许哲瑜的单频录像《1970年11月11日》、八屏录像装置《叹烟花与三味线》与五屏录像《完美嫌疑犯》。照片拍摄的背景与动画人物相结合，分别取样书籍与新闻事件。一屏一个故事，每个故事的背景是三张现场采集的照片。屏幕微微颤抖，画面基调黑白，泛黄感是历史的叙述，但并非陈述过去。非现实的氛围下，是媒体背后组成的真实性。

许哲瑜仿照苹果日报示意新闻的方式（用计算机建模、造人型，然后还原案发现场），他也虚构了一对男女主角，在不同的作品中演出着不同的事件。一切事件好像是某人自导自演，一位没有姓名的主角：无姓之人。

2011年，许哲瑜在台北数字艺术中心做过名为“无姓之人”的个展。这位无姓之人就是艺术家多年的好友。隔年，许哲瑜又在台北关渡美术馆举办了“无姓之人”。他将朋友的肖像放在展厅正中，聚光灯烘托，上面是指向性喇叭，声音从天而来，观众靠近肖像时能听到这位无姓之人的声音。

声音发出的是他的自我介绍及对展览的看法。艺术家还做了一连串的绘画，描述无姓之人爷爷自杀和爸妈离婚的故事。“这个作品有点像在消费他，把他变成媒体的对象。这些布置、叙事，似乎也将他变成一个有历史、有新闻发生的个体。”

对许哲瑜来说，媒体不只针对新闻。如今的世界是影像的世界，这些都是媒体的一部分。最后的极致就是他看他朋友的方式，也是媒体看新闻的方式。“我们的思考路径一直被媒体内化。我也是。这是种奇怪的情结：就是不自觉地消费与被消费。”

在台湾，许哲瑜这样的年轻人或年轻艺术家当然不少。因为网络媒介的自由开放，同龄人更多借助数字、互联网来创作艺术。相对大陆的年轻艺术家，关注自身是共同的趋势，而一闭一合之间，台湾艺术家的陈述，因为可以介入，主题与表达更收敛。

林博彦：无助与疯狂

找到林博彦是一个巧合。Vanguard画廊的主持李力收到友人从法国电邮来的新年贺卡，附上的就是林博彦拍摄的照片，并特地在图下注明出处。随后，李力找到正在伦敦求学的林博彦，一番沟通，决定让他与许哲瑜同驻“加油站”。

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的林博彦，有

着港人特有的斯文气，包括操持一口并不流利的国语。因学建筑，林博彦早前的作品与城市楼宇相关。他喜欢用胶片拍摄、方正构图、色调明亮。在他的《群居》系列中，镜头对准的是高密度下港人的生存环境。通过居民的平凡事，讲述城市的急剧变化：天际线不再；旧区改造围起的帆布上，印着乌托邦式的绿丘影像；巨大建筑群下是形体不对称的休闲活动。林博彦抓拍下的场景和睦平静，却欲言又止，危机四伏。

在伦敦拍摄的《小世界》系列，是关于在环境内仿佛消失了的人。人们拿着各种数码产品，自顾在街上行走，成为画面中的又一道孤独的背景。在林博彦眼里，“香港是无力的，每天都有变化，人在城市中的位置很渺小；伦敦的天是灰灰的，是另一种压抑。”

在香港，年轻一拨的艺术家同样习惯用社交网络做作品。林博彦的朋友林凯倩就是一例。“她有个博客，任何人可以在线上问她问题，任何问题。她每天更新回复。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还有一个朋友做的东西很概念化。有件作品叫《绝育》，就是把草莓身上的每一颗种子都挑出来，最后变成一颗没有生育能力的草莓。”

展厅中，林博彦自制的书/针孔相机是一个亮点。日记本里可安装胶片，曝光时间短则几秒，长则十几个小时。林博彦

用此拍下自己看似诗意的生活。而最新项目也挺特别。他穿着中山装站在伦敦的某个游客常去的街区，那里有很多人拍照，因为服饰的特别，自然会成为拍摄的对象。同时，拍照的手机里安装了一个软件，在拍摄的同时会自动上传到某个网站。而后他开始逐一搜索，查找自己的身影。就这样，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便轻松地走进了别人的镜头里。这样的思维和媒介创作正逐步成为全球的风向标。

出生香港的林博彦还是幸运的。和父母同住，无需养家，还能自由地做艺术。但更大的香港，空间在紧缩，艺术家的创作也被慢慢吞噬。著名的“火炭”是成熟艺术家的去处；新建的JCCAC由香港赛马会管理。10层大楼被分割成200多个单位，配备诸多严苛的管理。要办小型Live，请提前半年或一年申请；不允许艺术家过夜，使得白天白领、晚上艺术的人群却步。

“我们年轻人的无力感真的挺大。”林博彦反复提及。他喜欢听万能青年旅店的歌曲，觉得他们唱的也是大城市下无助的表情。两年前，他坐着火车去到内蒙古、东北、重庆，每个城市那么不同，可高速公路旁的广告是一样的，城市里播放的歌曲也是一样的。他觉得奇怪，也被这种疯狂生长的城市生态深深吸引。■

世界太小!

1. Vanguard 画廊展厅呈现的是林博彦的“小世界”摄影系列 2. 林博彦用自制相机拍摄的“My Book Is My Camera” 3. 来自台湾的许哲瑜创作的单频录像《1970年11月11日》 4. 林博彦“书/针孔相机”的制作过程

